

REFLECTION

知觉之门

[英] 阿道司·赫胥黎 | 著
Aldous Huxley

庄蝶庵 | 译

The Doors of Perception & Heaven and Hell

一次带有献身精神的幻象记录……

赫胥黎晚年最具科学价值之作，无删减译介

The Doors 乐队的灵感源泉，

广受“垮掉的一代”与“嬉皮士”推崇

《知觉之门》续作《天堂与地狱》

中华文书局

知觉之门

[英] 阿道司·赫胥黎 | 著

庄蝶庵 |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觉之门 / (英) 阿道司·赫胥黎著 ; 庄蝶庵译 . -- 北京 :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, 2017.4
ISBN 978-7-5699-1434-4

I . ①知… II . ①阿… ②庄… III . ①个性心理学
②社会心理学—研究 IV . ① B848 ② C91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0553 号

Aldous Huxley

The Doors of Perception

知觉之门

ZHIJUE ZHIMEN

作 者 | [英] 阿道司·赫胥黎

译 者 | 庄蝶庵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策划编辑 | 黄思远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黄思远

封面设计 | 程 慧

内文设计 | 高 熹 迟 稳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010-6020057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 印 张 | 8 字 数 | 140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434-4

定 价 | 4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SO - Try it

↳

write

line

1 - 100 ans

the - 20

The Doors of Perception
& Heaven and Hell

Aldous Huxley

目 录

知觉之门

The Doors of Perception

1

天堂与地狱

Heaven and Hell

93

附录

Appendix

165

知觉之门

The Doors of Perception

清除一切迷障，知觉之门将开，万物显出本相：如其所是，绵延无止。

——威廉·布莱克^①

^① 威廉·布莱克（William Blake, 1757—1827），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，虔诚的基督徒，主要作品有诗集《纯真之歌》《经验之歌》等。

1886年，德国药物学家路易斯·莱温^①第一次对仙人掌进行了系统研究，研究著作出版之后，莱温仙人球^②因他得名，这也是此物首次成为科学研究对象。

然而对于墨西哥和西南美洲的印第安民众而言，在他们的原始宗教中，此物起源极早，使用甚久，仿佛是祖先的旧友。其实，旧友这个词，尚不足以形容它与美洲先民的关系。在较早拜访新大陆的一位西班牙人笔下，曾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他们吃一种根茎，称之为佩奥特掌，且敬之如神灵。”美洲先民敬

① 路易斯·莱温(Louis Lewin, 1850—1929)，德国药物学家、毒素学家、作家。

② 原文为 *Anhalonium lewini*，莱温的姓氏嵌在里面，现通称为威廉斯仙人球(*Lophophora williamsii*)，为佩奥特掌(Peyote)的一种，原产于北美，无刺，质柔软，通常为蓝绿色，有致幻作用。

此物如神，原因何在？当那些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杨施^①、哈维洛克·艾利斯^②、威尔·米切尔^③开始研究麦司卡林——佩奥特掌的活性成分时，一切开始大白于天下。不错，一旦触及到此物偶像崇拜的意义，这些专家难免踌躇不定，不过他们也无不确信，麦司卡林在所有药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：只要施以合适的剂量，此物能超越其他一切药物，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清醒程度；与此同时，此物还比医师药房中其他类似的药物毒性更小。

自从莱温和艾利斯等人开始研究麦司卡林以来，后人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零星的研究。化学家们不仅提取出了麦司卡林，他们还得到了合成这种植物碱的方法，如此一来，麦司卡林的产量不再取决于沙漠中的仙人掌，毕竟仙人掌的产量很少，且不稳定。而精神病学家们则服用起麦司卡林来，希望由

① 埃里克·杨施 (Erich Rudolf Jaensch, 1883—1940)，德国生理心理学家。

② 哈维洛克·艾利斯 (Havelock Ellis, 1859—1939)，英国著名心理学家、性学家、作家。

③ 威尔·米切尔 (Weir Mitchell, 1829—1914)，美国精神病学医生、作家。

此可以对病人的心理变化有更直接的、更清晰的了解。至于心理学家，很不幸，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少，而且实验环境太过局限，但他们却发现了麦司卡林更加惊人的一些药效，并将之记录在案。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则发现，似乎有某种机制，能使此物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。此外，至少有一名职业哲学家视其为一道光，或许可以照亮古代某些未解之谜，比如精神在自然界的地位，大脑与意识的关系。

所有的研究至此便再无进展，直到两三年前^①，有人发现麦司卡林有一种现象，这一现象或许有极重大的价值。其实，过去数十年来，这一现象就在研究者的眼皮子底下，然而竟无人观察到它，直到英国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（他目前在加拿大工作）发现，麦司卡林和肾上腺素在化学成分上极其相似。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撼了。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，麦角酸（从麦角中提取，具有极强的迷幻作用）与上述两种物质更是有结构上的生物—化学关系。接着又发现，肾上腺素红（从肾上腺素

① 本书最初出版于1953年，此处指1953年的两三年前。

分解出的物质)能使人产生许多临床症状,这些症状与从迷醉于麦司卡林的人身上观测到的几乎相同。但是,肾上腺素红或许会自发地在人类体内产生,也就是说,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自发地产生微量的、具有化学作用的肾上腺素红,而这一物质能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状态,这一点已广为人知。它对人的意识产生的某些变化,与精神分裂症(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一场灾祸)的一些临床症状相似。如此说来,精神错乱会不会是由于体内化学作用紊乱引起的呢?或者反过来说,人类体内化学作用的紊乱,是否亦源于人类的精神苦闷作用于肾上腺呢?现在就急于下结论,尚显得不够成熟。我们最多只能说,世人已经发现了某个案件,表面上证据已然确凿。与此同时,“猎犬们”(生物化学家、精神病学家、心理学家)则嗅到了这条线索,有条不紊地跟踪前进。

至于我,在1953年的春天,因为种种机缘,竟发现自己恰恰站在这条线索的路上。当时,一条“猎犬”正在美国加州忙些事务,虽然学界对麦司卡林的研究已有70年,但这位专家手上掌握的关于此物的心理学资料既稀少又很荒谬,他渴望多获得一些资料。至于身在现场的我,其实也很情愿,甚至很渴望

成为一只豚鼠。于是，在一个明亮的早晨，时值五月，我饮下半杯溶解了0.4克麦司卡林的水，坐下来，静待反应的到来。

人类聚居一处，共同行动，互相回应——然而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孤独一人。受难者们虽然手挽着手登上历史的舞台，但当他们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却总是孤独一人。情侣们拥抱，热烈期望将彼此单独的狂喜融合在一起，超越自我，成为一体——但这也是白费。任何有精神的肉体，注定要独自忍受痛苦、独自畅享欢乐，这是人之本性。除非经过符号化的过程而间接地被他人感知，否则知觉、情感、洞察、幻想，凡此之类，都属私密，不能被传达到外界。他人经验的相关信息，我们可以共享，但他人的经验本身，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的。小至家庭，大至国家，任何人类组织，无非是一个个岛宇宙^①的社会。

因为绝大多数岛宇宙都非常相似，所以，人们得以用推

① 岛宇宙（Island Universe），一种天文学假说，该假说认为在宇宙的尺度上，任何一个星系都像是宇宙中的一座小岛。

理的方式彼此加以认知，产生相互间的同情，甚至“感同身受”。如此一来，因为对自己的丧亲之痛或蒙羞受辱之情难以忘怀，我们就能安慰处于类似情境之下的他人，甚至“感同身受”——当然，这种感受永远带有一点点匹克威克式^①的色彩。然而在某些境况下，不同“宇宙”之间的通信是不完整的，甚至是不存在的。每个心灵自有其地盘。疯狂之人、天赋异禀之辈的地盘，与普通男女的地盘，区别如此之大，使得两者之间只有很少的（或者说完全没有）共同记忆，因此，彼此之间便没有相互理解和同情的基础。词语可以脱口而出，但却无法打动他人，因为符号指涉的事物，原本归属于互相排斥的经验领域。

借鉴别人看我们的角度来审视自己，这是极佳的天赋；借鉴他人审视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人，也是同样重要的能力。但是，假如他人归属于一个不同的族类，且居住于一个完全异质的宇宙，那该怎么办？举例来说，一个正常人如何能真正感受

^① 匹克威克式，对狄更斯小说《匹克威克外传》中主人公匹克威客特点的概况，一般指人性格的善意诙谐、宽厚憨直。

疯狂的滋味？或者说，如果不是生而为幻想家、灵媒或音乐天才，我们又如何能拜访布莱克、斯威登堡^①和巴赫栖息其中的世界呢？再说了，一个极度外胚层型体质、大脑紧张的人，是绝不会设身处地为一个极度内胚层型体质、内脏强健的人着想的；或者，除非在某些特别情况下，否则他不可能与中胚层体型、体力旺盛型的人分享情感体验^②。我猜，对于那些教条的行为学家们来说，此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。但是，一些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相信，人的内在世界正如外部世界，一样可以被人体验——这是确凿无疑的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我所提出的问题乃是真正的问题。这类问题因“存在”的困境而更加难解，其中一些完全不能化解，其中一些只能在特殊条件之下

① 伊曼纽·斯威登堡（Emanuel Swedenborg, 1688—1772），瑞典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。

② 内胚层型（Endomorph）：此类人消化器官发育较好，因此体型丰满，喜欢安逸舒适、与人交流，并容易相处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内脏强健型”（Viscerotonia）。中胚层型（Mesomorphic）：此类人体型健壮、肌肉发达，对疼痛的反应迟钝，同时具有侵犯性，往往在交流中粗鲁无礼，这种人也被称为“体力旺盛型”（Somatotonia）。外胚层型（Ectomorphic）：此类人神经系统较为发达，但身体瘦弱，也被称为“大脑紧张型”（Cerebrotonia）。

才能化解（所用的办法也非所有人都能使用）。如此一来，似乎基本上可以确定，我将永远无法知道成为福斯塔夫爵士^①或乔·路易斯^②将是何种感觉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，我似乎总是相信，通过催眠或自我催眠（借助冥想或服用相应的药剂），我可以扭转常规的意识模式，从而有可能于内在世界中知晓那些幻想家、灵媒甚至神秘主义者究竟所说所想的是何事。

我曾阅读过他人服用麦司卡林后写下的体验，我早就深信，此药物或许能使我进入布莱克和A.E.^③所描绘的那种内在世界——至少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。然而，我的期盼未能实现。

① 福斯塔夫爵士(Sir John Falstaff)，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中的人物，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出名的喜剧人物之一。

② 乔·路易斯(Joe Louis, 1914—1981)，美国拳击运动员，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杰出的重量级拳击运动员之一，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黑人运动员，绰号“棕色轰炸机(The Brown Bomber)”。

③ A.E.，乔治·威廉姆·拉塞尔(George William Russell, 1867—1935)的笔名，此人是爱尔兰批评家、诗人、画家、神秘主义作家、编辑，也是一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。

原本我指望闭着眼睛躺下之后，就能看见那些多姿多彩的几何体、装饰着丰富宝石的活泼泼的建筑，还能看见可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人物们活跃其中的风景，或看见那些象征主义的诗剧——演员们在终极启示的边缘永恒地战栗。但是很明显，我并未预料到本人精神结构的特质、性情、教育、习惯会对药效产生何种影响。其实，自记事以来，我就一直是个糟糕的想象者。词语——甚至是诗人们意蕴丰富的词语——无法在我意识中唤起画面感。在临睡时分，也不会有睡前幻象来光顾我。当我回顾，记忆呈现出的并非生动的事物的形象。不过，倘若做出努力，我倒是能唤起某种并非那么生动的画面，比如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；或天主圣三桥被毁之前，从朗伽诺屋顶花园望去的模样^①；或早期的贝斯沃特街^②——当时唯一的巴士是绿色的，小而又小，且都是由苍老的马匹牵引，一个小时不过走上三英里半。但是，这些画面很少有实质内容，而且几乎毫无内在生命力，它们之于真实可见的物体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鬼

①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。

② 位于英国伦敦。